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六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楊　彝子常參閱

楊文懿公奏疏

疏　　　　　　　　　　　　　楊守陳

題禮儀事　祧廟

往者欽蒙勑諭以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當定九廟祧遷之制命文武大臣下逮臣等會議臣愚無識

以爲當據古禮而定七廟、祧　德祖懿祖熙祖三廟乃以　仁宗淳皇帝、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憲宗純皇帝爲七廟、別爲殿於太廟之後、以奉三廟神主、（今已定九廟之制）三歲一祫、以後則自　仁宗及　仁宗以下親盡而祧、皆祧於三祖之廟、而　太祖　太宗皆百世不遷、廢無悖禮、臣議若此、衆謂建別殿以藏祧主、而行祫禮、與臣議同、惟以明詔已言九廟而難遽、　德祖當爲始祖、而不遷、故但請祧　懿祖、與臣議異、臣退而

思之竊以爲詔書九廟猶或可從[今已定制]若　德祖不祧[太祖矣]以爲百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天子七廟　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請詳陳之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顓頊旣帝而鯀無功故以禹爲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爲太祖李唐上祀四世謚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謚景皇帝有功實號

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為僖順翼宣四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宋時祖僖祖之議往往不能決朱紫陽主之）此皆據理以定名號。以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故魏晉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將無議者。唐至中宗。既祧宣簡于夾室。玄宗仍復宣簡。而謚為獻祖。并謚懿王為懿祖。至肅宗。并祧獻懿。德宗又祧光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祫禘之時。則（此與今制同）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歉。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于典聖廟。不預祫祭。而太

廟正東向之位。而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祧禧祖于夾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禧祖。且定之爲始祖。而居累朝祫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于夾室。當時若名臣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顔者羣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旣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歉。故高宗以來、如董棻王普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僑樓鑰陳傅良諸臣之議、幷祧禧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祧主、時惟一朱熹爭之不勝、於是太

祖始居第一室而祫祭居東向之位終宋世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協于人心而無可議也　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為　德懿熙仁四祖亦但以為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　仁宗亦惟取嚴父之義耳故未嘗以　德祖擬商周之稷契而輒以配天也　太宗嗣位乃尊　高皇帝為太祖而遂以配天　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　太祖有功不遷當如要之以為始祖

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爲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即始祖
儒者分太祖始祖爲二
高皇帝既號太祖復號　德祖爲始祖豈先王之禮
祖宗之意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世同堂
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面而各尊惟祫祭
則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　朝廟
享之禮則惟　德祖南面獨尊餘皆東西向而卑已
如祫之儀矣今祧　懿祖則以　德祖爲始祖而百
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　太祖永居東西向
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憾悵必有博聞達

禮之儒冒言正議而羣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祧　德祖而尊　太祖然後已耳唐宋之事是明鑑也若祧德祖則異日三祖以次祧盡而　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況別殿密邇太廟而祫祭則　德祖猶居南面之位而　太祖諸帝皆列左右不失其尊非若唐遷獻祖于興聖廟宋遷僖祖于四祖殿而遠隔別享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也亦何嫌哉今之議者率謂　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嘗議尊僖祖爲始祖其後朱

熹廟議寔取之今尚敢有異議乎臣以爲不然安石謂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熹亦謂莫若以僖祖爲稷契而祭于太廟之夾室曰疑曰莫若則其意豈眞以僖祖爲稷契而合于禮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說以爲若祧僖祖不可下祔子孫之夾室又不可別立一廟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耳然宋亦卒祧僖祖於別廟以藝祖爲太祖而後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況時異制殊尚當執其說之不可行于宋者而必欲行之于今乎今太廟既無夾室若執其說雖立別

廟亦不可也祧主將安寘乎今旣立別殿以奉祧主
○○○○○○○○○
無所謂下祔子孫者 德祖之祧何不可之有而必
強無功者以爲始祖而使有功之 太祖乃不得如
夏之禹漢以下創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
有德世無不宗之安石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已失
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其説雖多其要亦但如前
所云者耳今議者不察定禮不從孔子而猶以朱子
爲辭廟祀不祖有功而以無功者强擬上不當 祖
宗之意下不愜臣子之願名與實乖文與情戾安可

爲典而垂世哉。　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九廟、祧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祫、亦無不可、葢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祫、今四時之外實多歲暮一祭故僉議改歲暮時享爲祫、乃禮之從宜而近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臣議、併祧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祫、乃協四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伏惟　聖明裁處、凡宗廟之數、　祖宗名號之義、廟主當祧與不遷之制、行于古而宜于今者、臣既備陳於右、至于歷代羣臣之議論、其是非得失有鑑者。臣

復條列于左、宋神宗治平四年、以英宗將祔廟、太常禮院請祧僖祖、兩制若翰林院承旨張方平等議謂合禮、遂祧僖祖神主、藏之兩夾室矣、至熙寧五年、平章事王安石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宜王廟祀之制、有疎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上、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嚳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此天下萬世之通道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

毀而藏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于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因循定禮、宜在聖時、請下兩制詳議、臣按郊廟之禮、各有其義、故孔子論郊祀后稷以配天、則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論廟祀祖宗、則曰祖有功、宗有德、其言各有攸當、安石引孔子論郊祀者以論廟祀、故以祖宗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可謂誤矣、商周之稷契、實以有功而不遷豈徒本統所始而已、宋之僖祖。則以無功而祧之。乃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豈子孫以有功加其祖考。

此辨更爲精確。

而失尊卑先後之倫哉稷之先世自帝嚳以溯黃帝譜系甚明非以世次不可知而定爲始祖也宋祀僖祖異矣蓋稷之有廟也以功功立不遷僖之有廟也以親親盡斯毀矣烏可謂無異邪若以僖祖藏王夾室未安則豈可因此而併廢祖功之大體也哉當時孫固張師顏之說亦可從也諸說具見于後翰林學士韓維等議曰先王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起奉之爲太祖稷契是矣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遂爲一代太祖國家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少

議者、僖祖雖爲高祖、然功業未見所因、世系未知所始、而欲以稷契奉之、於古無考、於今未安、今之廟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祖宗同處一室。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似亦無嫌。天章待制孫固曰、后稷播種萬世粒食、其功大矣、故爲始祖而配天、今 太祖皇帝、削平諸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天下之涵泳生養而安樂于無事者、皆其功也、宜尊奉爲始祖、若僖祖之德、不昭見于生民、不明被于後世、豈可以躋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今毀其廟而藏主於西夾室在順

祖之右、固已順矣、非祔于孫而祖屈也、若猶以爲不

此論最得既無下祔之嫌又使藝祖得正其位

可、則特爲僖祖立室、凡毀廟之主、皆藏其中。當禘祫時、以僖祖居東向之位、太祖與群廟之主、皆順昭穆之次、從之而合食、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矣、若以別室爲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無禮也、判太常寺張師顏等曰、商周稷契、皆有大功、始受封國、故奉之爲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由先代、則親盡迭毀、身自爲祖、故魏祖武帝、則處士毀、唐祖景帝、則弘農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稷契之明例也。

僖祖雖爲聖裔之先、而非始封有功、親盡固當祧也。今欲以有廟之始爲說、援而進之、以爲始祖、固與稷契異矣、使稷契本無功德、務不受封、而引以爲據、庶或可矣、若其不然、豈可據哉、　太祖首創洪業、傳祚萬世、固當爲帝者始祖、若僖祖神主、則宜畧倣周人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之、亦禮以義起者也、臣按自漢以來、議此禮者衆矣、漢則韋玄成等四十四人、皆謂高皇帝爲太祖、請瘞太上主於寢園、魏則鍾繇高堂隆諸儒、皆謂武皇帝爲太祖、請遷處士主于園邑。

晉則范宣蔡謨羣臣皆謂宣帝爲太祖請築別殿以藏三神主唐則張齊賢謂景皇帝爲太祖而弘農及宣光之主皆當祧之陳京諸臣請築別廟以藏祧主顏真卿韓愈請藏主夾室而時出以享祫祭此皆祖有功而祧無功合于古禮與宋諸賢之議如出一口韓琦見固之議而歎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司馬光與維議同神宗亦以維言爲是皆爲王安石沮之惜也翰林學士元絳等議曰自古受命有天下者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商周之祖稷契皆以承其本

統而非以有功與封國為輕重也諸儒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若必以有功而為祖則夏禹氏不郊鯀矣今大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以上世系不可得而知則僖之為始祖無疑矣倘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無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之主皆祔食于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藏于太祖之廟則祫禘之日四祖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莫甚于此請以僖祖之廟為太祖則合于先王之禮

意臣按辨議有述安石之言者前已辨矣餘亦未安夫祖有功宗有德此三代之典禮宣聖之格言萬世不可易者若謂祖不以功則宗亦不以德乎祖不以功則商自太甲以上周自王季以上何者非祖而獨尊稷契宗不以德則商自太甲以下周自王季以下何者非宗而商獨取祖乙太甲太戊武丁周獨取文武耶夏雖郊鯀于一時不廟鯀于百世正以無功而不可祖故但祖禹耳漢以高帝功大而爲太祖文帝德盛而爲太宗降歷魏晉無不以有功者爲祖有德

者爲宗豈繹之稽古未詳歟若謂四祖降而合食爲非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于始祖之廟此亦降而合食情文不順者耶先王之禮固祖有功而太祖之廟惟一既毀之廟不立也宋既號有功者爲太祖矣繹乃欲以無功者立其既毀之廟而又號爲太祖何太祖之多耶不知其所謂禮者合何禮也繹本傳云繹有威名而無特操在翰林詔事王安石及其諸子士論鄙之然則繹之此議豈其本心也哉衆議既上王安石奏曰聖王議禮

固有因循至於逆順之大倫詎能違戾而變古今或以夾室在右謂于宗祏為尊本統所承措之別室為當類皆違經背禮臣等所不敢知于是遂奉僖祖為太廟始祖臣按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然則聖王之禮固有因循亦有損益故祖功宗德歷代因循而無異祧主異藏歷代損益而不同也魯禘躋僖公春秋譏其逆祀宋禘未始有跡者惟以僖祖無功而祧之亦因循舊禮非變古而違逆順之大倫也古者太廟惟太祖有

功不遷餘皆迭毀此三代因循千餘年矣自漢魏以來必推有功者爲太祖不遷無功者雖屬尊於太祖而必迭毀誠合古禮此歷代因循又千餘年矣而安石卒然以無功者推爲始祖有功者虛稱太祖情文不順且舉三代以來數千年之令典一朝而亂之敢違疾變古者非安石其誰歟若祧主之藏則歷代因時損益故有不同或室如韓愈所議別廟如張師顏所論亦損益之宜者也若據古禮則廟制同門異宮有毀無立所謂祖有功即指太祖太祖乃始祖之號

耳。唐張齊賢謂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宋王普謂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爲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祖廟號已定、雖更累朝祫享、必虛東向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逮至熙寧、乃尊僖祖爲始祖、而太祖常列昭穆、名實戾矣、倘以此爲是、則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也、二說良是安石既不能改同堂異室、以復古之廟制、又別奉無功者以爲始祖、而加於太祖之上、重立其已毀之廟、是亦違經悖禮矣、何乃以是關羣賢哉、夫祖功宗德歷代因循禮

之本也緣情立典萬世通行而不可變者也祧主異藏歷代損益禮之文也因時制宜每代各施而不可泥者也安石但泥於歷代各施之宜而輒變夫萬世通行之典可謂不知務矣以堅志強辯力排羣議而自用此即其行新法之智力也周官法制本非後代時勢所可行而強行之殷周契稷本非後王祖宗所可擬而強擬之同一室也新法之行當時被其禍始祖之議今尚踵其非可勝歎哉高宗紹興五年吏部員外郎董棻太常寺寺丞王普皆請祧僖祖而祫祭

正太祖東向之位高宗及宰相趙鼎皆是之然未暇也至紹熙五年寧宗即位太常少卿曹三復言如晉蔡而尤切既而吏部尚書鄭僑等亦因大行祔廟之祭是宗廟萬世之禮破熙寧不經之論請祧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詔從之僑等又言僖祖當用唐興聖之制立爲別廟而順翼宣之主皆祧藏焉遇祫則即廟而享於禮爲稱詔有司集議諸儒若樓鑰陳傅良輩皆以爲可宰相趙汝愚是之乃命別建四祖殿於太廟之西以奉四祖祧主歲令禮官祭獻太廟以

太祖正東向之位方集議時朱熹在經筵獨集議狀
曰今羣議雖多皆有可疑如曰藏主於夾室則古未
有祖考祧主藏於子孫之夾室者自太祖之室視夾
室如正殿之視別殿子孫在於正殿而以別殿居其
祖考此不可之一也至于祫祭則又設幄於夾室之
前而別祭既不可謂之合食而禧祖神坐正當太祖
神主之背前孫後祖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
則不惟喪事即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
別廟自當祔于太廟亦不為儉而失
其棟宇儀物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名為尊祖而實

平之、又群廟之主、祫于太廟、四祖之主、祫於別殿、又不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又不合食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議者亦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欲急奉太祖東向祫祭之位、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兩廟威靈、常若爭較強弱於冥冥之中、使四祖疑於受擯、徬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痛傷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嘗日推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其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

矣又況僖祖祧主於治平不過數年而神宗復奉爲始祖以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又豈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　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固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而所以事太祖者無異生存之時乃爲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而又未有一定之處其可謂愛敬其所尊親而事死亡如生存之

時乎、蓋議者之爲此說、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爲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然后稷始封於邰、而不窋已自竄于戎狄、公劉太王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爲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大小有無哉、況周人雖以后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祖有功宗有德之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諸廟、則亦不必東向於祫、而後可以致尊崇之意矣、今莫若以僖祖擬后稷、而祭於

太廟之初室，順翼宣祖俱藏其主於西夾室，太祖而下，各以昭穆祭於太廟，則僖祖東向如故，而順祖以下，至於孝親，皆合食焉，則理順矣。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尊僖祖以東向者恩也，太祖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屈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也，孰若屈義伸恩以慰太祖當日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為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屈之祭常少，亦切中事情，故熹竊以為羣議皆舛逆

而難通不若遷禧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爲順易無事也臣按羣議四者雖若不可然背聖訓而祖無功尤不可之甚也今我

朝太廟旣無夾室而祧主不敢毀之瘞之必當作別殿而不可泥於有毀無立之文矣太廟旣有廟有寢今別作殿是後寢以藏毀廟之主前寢仍藏未毀廟之主廟則爲時享祫祭通用之所無所謂藏祖考於子孫之夾室者矣廟地且廣而別殿在正北棟宇儀物可盛於舊無所謂名爲尊祖而實卑之者矣今歲暮時享爲祫祭則幾

廟未毀廟之主。每歲皆合祭於廟。無所謂受擯別享。而不得合祭者矣。豈復有一如熹之所疑者乎。然則所謂四不可者今皆可矣。今祧　德祖而熹尚在、亦或無異議、即其謂兩廟威靈爭較強弱、四祖疑於受擯、徬徨躑躅、恐未必然、熹嘗言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為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又嘗言祖功宗德、其來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此殊未然、商之三宗。周之世祖、見於經典、皆

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泰政之惡謂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爲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當爲百世之廟以此而推則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其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終身之定論也夫既謂公論在天下後世則非太祖所得而專之雖太祖有所不忍而不敢當如公論何若論僖祖之爲始祖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則當時附安石者惟元絳等數人而已若韓維張師顏輩數十人皆論背禮逆

情而力爭之、後世董棻王普數人、亦皆謂其逆經戾古而請更之。又後則趙汝愚鄭僑輩數十人、又皆謂其不經之論、而卒正之。安在其得正禮而合人心也雖熹亦自言尊太祖則快天下臣子之願。蓋臣子之願。卽人心也。尊太祖。旣快天下臣子之願。則尊僖祖之不合人心也明矣。記曰禮非天造也。非地設也。人情而已矣。又曰禮者順於鬼神、合於人心、而理萬物者也。豈有不快臣子之願。而可謂之合人心、不合人心、而可謂正理乎、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戴記有是言

矣然僖祖既祧之後熹援安石故事又謂更改豈忘其上文有其廢之莫敢舉也之言乎要之舉廢當揆諸義不可執也所引中庸愛敬所尊親事死亡如生存之說似矣然僖祖固太祖之所尊而敬者順冀宜取里本朝不嫌太盡三祖獨非太祖之所尊而敬者乎留僖祖而黜三祖則於所尊者有敬有不敬者矣豈太祖生存之時之心哉若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則書言先王建邦啟土詩列生民思文而序者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史記言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論語曰禹稷躬

稷而有天下皆虛誕耶謂祀稷但論太始而不記功德則與其前所謂祖功宗德尚矣之說何背馳也孔子言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此歷數而以祖有功宗有德結之則所謂有功者正指太祖也祭法但言祭文王而不言文王爲太祖意乃以祖有功爲文王無乃失其旨歟况祭法之言禘郊祖宗多誤今未暇辨也謂僖祖擬稷而居初室袷享東向則諸賢羣議已具前矣所謂昭穆之次馬端臨亦嘗議此未能詳也謂尊太祖爲恩尊僖祖爲義固當

然常人之情多以恩掩義聖人制禮必以義斷恩若惟其恩不惟其義則至親之喪亦可以期斷祖考之謚亦可以幽厲乎然則屈義伸恩之說亦恐未安所引韓文臣有別論在後蓋一時之見偶合於安石遂主張其說而盡排羣議其于諸書衆論皆不暇顧雖孔子之言亦不暇詳與平昔之言牴牾而一篇之中言亦自相矛盾此豈至當之論而可信從者哉今之議者徒以熹爲大儒其言必當竟不究其是非得失而靡然從之併爲一談牢不可破甚者或謂祧首

廟之主則爲無祖然首廟既非有功如稷則與次廟等耳祧其主而不毀不瘞乃遷居別殿且享祫祭焉可謂無祖耶或謂皇家之祖豈可言其無功然功德有無天下公論豈可掩實以阿世哉或謂朱子之言敢不信從然凡擇言處事惟當視理安可狥人蓋尺寸各有長短智愚各有得失故先哲之論後儒或更狂夫之言聖人猶擇熹言若未當理安可必從且熹雖大儒未及孔子之大聖何從熹而不從孔子哉蓋皆未嘗詳考而深思耳熹小帖曰熹既爲此議續訪

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祧僖矣介甫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矣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祖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德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已力而爲之並不係于祖德或謂靈芝無種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于此人豈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于世俗之儒竊詳頤之議論素與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以爲高于世俗之儒足以見義理

人心之所同然固有不謀而同者今但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臣按自古英雄之得天下亦鮮有自許己功不念祖德而不祀者惟繼世之君必審公論而祖有功耳且晉瑯琊王德文曰七世之廟自由德厚流光非爲太祖伸尊祖之禮也亦有旨哉宋之僖祖猶商之報乙周之亞圉皆不過王者之高祖耳若以爲天下基本所出是其功業則商周但祀報乙亞圉爲太祖可矣何必祀契稷耶然則復立僖祖之廟固非得禮

而安石違聖變古，所見豈高于世俗之儒也，顧之此說，不載於遺書外書，或如熹所謂，若非記者之誤，則出於一時之言，而非其終身之定論也，歟禮義之心，人皆有之，自孔子而下，若漢韋玄成魏高堂隆晉蔡謨唐張齊賢宋司馬光等，動輒數十人，更十餘代，歷千餘年，總數百餘人，前後議論，皆不約而合者，何獨以王安石程頤相合，爲足以見義理人心之同哉，豈韋玄成以下數十人皆愚不肖而無義理之人，獨安石與頤有是心邪，夫議論之公，必出于衆人之口，故

公論謂之輿論，熹不考孔子之言與韋玄成等數百人之論以爲公，而獨考程頤一人之說以爲公論，以判百年不决之是非，顧安得而判之，宜趙汝愚諸賢之不從也，熹面奏劄子曰，僖祖者太祖之高祖也，雖歷代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爲功德，豈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哉，是以太祖首尊崇之，以爲祊廟，當此之時，蓋以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德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于此

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臣按熹前議已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但推本始而不計功德矣尋因程頤僖祖安得無功業之說又謂僖祖功德為盛何其立言之不一耶且頤所謂天下之基本熹所謂篤生神孫之功德豈獨僖祖有之順翼二祖亦無不然至於宣祖則篤生聖子且鞠育教誨之至其功德不尤盛哉若僖祖當祧太祖不忍奪據其室則宣祖當祧而太祖奪據其室尤不忍也以此而推真宗以下諸帝之心亦皆不忍奪據祖考之室雖歷百代亦無一廟可毀

則所謂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將安施耶熹嘗作韓文考異於禘祫議考下曰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王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次列于諸室四時之享則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廟以下各祭于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于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深得夫孝

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眞可謂萬世通行之道非但可施于一時而已臣按唐代宗立時即祧獻懿二祖主於夾室而遷太祖居于初室禘祫則獻懿不與而太祖東向歷十有八載至德宗建中二年因顏眞卿議乃以獻祖主遇祫祭則暫出居東向之位祭畢仍藏夾室二十年至貞元十七年有言太祖百代不遷而獻祖親盡廟遷祫居東向非是乃令百僚議之議者多以獻祖主或毀或瘞或遷而不使之合食以僭太祖東向之尊故韓愈皆以爲不

可但欲仍藏主夾室而禘祫則出之以暫居東向耳非謂獻祖不當祧其主不當藏夾室也然則所謂祖爲始祖其主當居祔室百世不遷者自是熹之所見非愈之本意也且愈屈伸之説固含尊卑之意然獨爲太祖發耳熹謂室自爲尊不相降厭則諸廟皆尊不獨太祖而已蓋當時時享則獻祖不預太祖居尊是獻祖屈而太祖伸也祫祭則獻祖尊居東向太祖卑列昭穆是獻祖尊而太祖屈也時享常舉而太祖常居祔室故愈爲常祭甚衆而太祖所伸之祭至

多也。祫祭三年一行而太祖暫列昭穆。故愈爲合祭甚寡。而太祖所屈之祭至少也。至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太祖居第二室。則凡常祭合祭。獻祖皆居尊位常伸無屈。太祖恒列昭穆。常屈無伸。而不可謂伸多屈少矣。商周起于契稷。廟以契稷爲太祖。莫有尚者。故時享祫祭無不尊之。唐興由于景帝。廟以景帝爲太祖不遷。其上更有獻懿迭毀。故時享則尊太祖祫享則尊懿祖。此愈所謂事異殷周。禮從而變也。若如

熹言。獻祖居初室。而祫祭東向。則今與商周之禮同

矣何謂事異而禮變邪且愈又有請　玄宗廟議其

言唐之廟制甚明謂　國朝九廟之制法　之文太

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建天命議同周之后稷高祖

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唐事北周深啓得安）

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

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只是襯之則愈之本意

何嘗以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如熹

之説哉熹固謂韓公禮學精深諸儒所不及其所謂

可為萬世通行之典愈之禘祫議與遷廟議實同一

意可通行者熹惟主王安石之說更不詳考唐典深
究韓文而遂以已意爲愈之本意安可盡信而必從
之哉觀安石與熹之議質以歷代聖賢之論如前所
陳則僖祖之不可擬契稷而爲始祖也較然哉我朝
德祖實與僖祖無異固當祧也祧德祖而以太祖擬
之殷契周稷與唐景帝宋藝祖是萬世通行之典也
祧主藏于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祫
祭則尊　德祖是每代各施之宜也得禮之本而不
泥其文豈不遵哉

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何剛愨人
　　　朱存標子建　參閱

椒丘文集

疏

何喬新

覆神補治道事疏　刑律

看得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文貴題稱要將內外大小問刑衙門今後但有問該准贖死罪囚犯除文武職

官監生旗軍校尉勇士力士天文生等項仍照見行事例發落其餘吏民舍餘匠竈僧道樂工人等一應准贖斬絞死罪及豪民犯該流罪竊盜犯該徒罪俱各免其做工運炭納米擺站等項悉發本犯原籍附近衛分充軍及民人誣告十人以上發口外為民舍人妄爭嫡庶官職侵奪車𦔳產業發原籍為民者俱各免其遷徙就發本處附近衛分充軍并拏獲礦賊不分初犯再犯免其枷號徑解原擬都司衛所充軍等因臣等將所奏事件逐一叅詳明白開立前件伏

乞　聖明裁處緣奉　欽依該衙門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元年十月十八日本部尚書何等具題本月二十日奉　聖旨准擬欽此

計開

一編罪囚以足兵戎臣聞兵者國之所恃以爲安者也充足精强邦家攸賴臣看得河南衞所軍士消耗十分已五六矣各處雖有充軍官員但以歲久人亡版籍更易百名之中淸無二三見在揆之天下大抵皆然若不量爲處置兵政何自而足查得見行事文

職官吏監生有犯枉法滿貫絞罪者充軍其餘軍職舍餘民匠等項犯該一應雜犯死罪者立功哨瞭運炭做工納米擺站等項發落切詳此等因犯二日兇暴貪戾蔑視　憲章犯罪至此已該滅性雖有准贖之例終係死數之人及照各該有司地方有等丁多財富挾衆行兇欺打良善把持官府攙奪行市厚取債利侵奪平人產業强臺欠戶妻女豪民及竊盜俱係梗化爲惡之人合無乞　勑該部計議通行內外大小問刑衙門今後但有問該准贖死罪囚犯除文

武職官監生旗軍校尉勇士力士天文生等項仍照見行事例發落其餘吏民舍餘匠竈僧道樂工人等一應准贖斬絞死罪及豪民犯該流罪竊盜犯該徒罪俱各免其做工運炭納米擺站等項悉發本犯原籍附近衛分充軍一年之內奚止數千數載之間收集多矣足兵之道此其大端也　前件看得御史文貴要將犯該准贖斬絞囚犯除文武職官監生旗軍校尉勇士力士天文生等項仍照見行事例發落其餘吏民舍餘匠竈僧道樂工人等及豪民欺打良善

把持官府，攙奪市利，侵占田產，强奪妻女，犯罪至流者，竊盜得財，犯罪至徒者，俱免做工運炭納米擺站等項，悉發原籍附近衛分充軍，蓋以兵備多缺，欲以此等因犯填實軍伍也，切惟兵戎之備，固當究心，然祖宗之法，尤當慎守，我　太祖高皇帝酌古準今，制爲律書，輕重適中，度越前代，其後以死刑條目頗多，又定爲真犯雜犯之等，真犯以時處決，雜犯照例收贖，經今百有餘年，罔不稱便，今要將吏民人等，有犯前項斬絞罪名，及豪民竊盜，有犯前罪至徒流者，俱

發附近衛分充軍非惟人情驚駭亦於 舊制有礙不若照舊為便

一改遷民以助兵食臣聞保邦大要以兵為先守國良規以食為本查得見行事例凡民人誣告十人以上者發口外為民舍人妄爭嫡庶官職侵奪卑幼產業發原籍為民臣於成化二十年蒙 先帝差往口北巡按到於保安州查得彼處自景泰年間以來遷民四百有奇止有三戶見在其餘俱各隨到隨逃其舍人發回原籍者又百中無一而去是徒有遷發之

名而無遷發之實也切詳此等因犯才詐險惡或誣陷良善或殘害宗枝罪惡深重實當遷徙但多顧戀鄉土不肯遠離潛栖故廬不敢顯出官府不得其用本犯不安其生兩無益也合無乞　勑該部計議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問有民人誣奏十人以上該發口外爲民舍人妄爭嫡庶官職侵奪卑幼產業該發原籍爲民者俱各免其遷徙就發本處附近衛分充軍督令屯田辦納子粒如此不惟犯人得免遠離鄉土之苦抑且衛所小得足食足兵之助　前件看

得誣告十人以上及舍人妄爭承襲宮職侵奪早幼產業俱係誣陷良善殘害宗枝罪惡深重之徒誠如御史文貴所言然此等囚犯或發口外爲民或發原籍當差法如是足矣若發附近充軍彼無離鄉去井之苦將益肆其誣陷殘害之心視潛栖故廬不敢出官者不侔矣但發口外者隨到隨逃發原籍者百無一去誠有此弊合無行移戶部查遍年發去人犯姓名轉行原發官司逐一查究中間在逃并未到者除遇例放免外其餘俱要行原籍官司照名拘解前來

編入圖籍，責令里老收管，毋致逃竄，則前弊可革矣。

一、發礦賊以實邊衛。臣聞立法尚嚴，爲政貴簡。切照河南永寧、盧氏等縣，一帶山場，各有封閉礦洞。往往各處人民，聚衆盜取。查得見行事例，偷採銀礦，因犯初犯枷號三箇月，滿日哨瞭擺站。再犯免其枷號，不問軍民，舍餘係河南籍貫者，發遼東邊衛；浙江者，發福建沿海衛分；福建者，發浙江沿海衛所，各充軍。家小隨住。切詳此等囚犯，結黨聚衆，玩法非爲。其初犯問發哨瞭擺站之人，往往逃回，又行恣肆侵盜，雖經

再獲原無刺字之律俱各變易姓名更改鄉貫無所查對是終無充軍之日也即今前項山洞礦賊又復滋蔓若不量為處置恐後糾聚日衆不無貽患地方合無乞 勅該部計議今後但有拏獲礦賊不分初犯再犯免其枷號徑解原擬都司衛所充軍庶使賊徒不遂詐變之謀邊衛小得填實之助 前件查得先該巡視河南戶部左侍郎原傑奏稱軍民偷採銀礦初犯枷號發落再犯發邊衛充軍已經通行遵守去後近年以來河南浙江福建有等奸頑之徒嗜利

玩法、往往聚集兇徒少者二三百人、多者七八百人
强採銀礦、甚者憑據險阻、拒敵官軍、搔擾地方、訪得
先年處州葉宗留亦因聚衆採礦、劇至攻刼府縣、况
河南等處、連年饑饉、人民流亡者多、誠恐屯聚山谷、
採礦圖利、漸生厲階、御史文貴所言、誠爲有理、合無
依其所奏、通行各該布政司等衙門、今後但有糾集
兇頑、盗採銀礦、百十爲群者、不分初犯再犯、免其枷
號徑發原擬地方充軍、若有逃回潛住者、許令自首、
仍發原衛着役、不首者着該管地方里老緝拏送官、

照依兵部見行事例枷號三箇月滿日改發極邊衛分充軍里老隱情不首者一體治罪如此雖未能足兵亦可以懲惡矣

書

答余司徒 停徵山西荒粮

三月中僕在蒲州忽報閣下仍以節鉞出總軍務葢朝廷以北虜爲憂故暫輟廟堂之相以爲邉陲之重耳方欲遣使問候起居忽承華翰誨諭且以不及與僕始終賑飢之事爲歎仁哉大君子之用心也閣下

垂念及此僕敢不盡言以獻于左右乎山西之民凋弊極矣或父食其子而子亦殺父而食之或夫食其妻而妻亦殺夫而食之至于叔姪相食姻婭相屠又其小者耳人類至此有識寒心葢自去歲春夏不雨而麥菽無收八月降霜而黍糜盡槁非惟平陽澤州二處而已潞沁汾遼與太原之岢嵐保德二州與嵐臨河曲四縣災傷莫不皆然有司已嘗具奏該部移文覈實而分守分巡者以邊儲方急慮爲已累但將平陽所屬十五州縣澤州并所屬四縣勘作全災其

餘州縣或作七分有收或作五分有收俱派邉粮督責嚴急人情不堪軍民所以逃亡或去爲盗賊者以此也幸蒙閣下在朝翊賛　皇猷將平陽所屬三十五州縣并澤州所屬四縣稅粮悉皆蠲免已徵者亦留賑濟而潞沁汾遼等處以勘作半收之故不沾恩典此乃分巡分守者悮國病民之罪也僕至此以來加意賑恤流逋復業者十纔一二近聞貴部委官催徵去歲所派邉粮百姓憂惶咸欲逃竄愚竊以爲山西之民如久病之人瘠已甚矣飼之以粥尤恐其不

活。又從而奪其食。其有不死者耶。且數州原派邊儲不滿三萬。以大同師旅之衆。豈數萬石所能濟哉。倘邊儲有缺。不過煩閣下一奏。朝上章而夕報可矣。敢煩閣下憫此方羸餒已甚。移檄所司。已徵在官者先行起運。未徵者。暫候秋成追徵。則僕之受賜多矣。是乃閣下始終賑飢之心也。萬乞留意焉。黃河運道甚艱。畢主事所運糧。此月半方可到孫家灣。大同祿米。僕已均派。煩諭各府赴藩司關領。詳辭繁委。不勝悚懼。

與少司馬李公勉　　　　蹻除科㪚

臨鎮以來邉務方殷加以歲歉民饑公私匱竭茲因條陳救荒事宜及地方急務其救荒本内軍職比試一事議事本内禁冒襲設軍站二事皆屬貴部掌行會議之際萬望維持俯得准行山西軍民之幸也前者因奏事人去已曽奉書想達左右矣區區備員巡撫材薄識劣無足為年兄道者山西列郡凋弊極矣荒歉之餘加以疫癘而户部催徵粮草正急軍民流亡不知其數死者相枕藉于道殆不忍言鬻者屢

陳救荒事宜及　請蠲除科徵當道以私忿每事沮抑馴至今日公私匱乏所謂末如之何矣萬一飢民嘯聚攻剽刼奪僕之罪固不容辭其如一方不靖何令　王府祿米尚欠二十三萬鎮西潞州瀋陽等衛并儒學驛遞俱無升合之儲太原城中有粮十萬石不足供一歲之用布政司庫僅有銀八萬餘兩戶部行令買金解京不敢動支此外惟有闊布三十餘萬疋及戶口食鹽尚多未關者夫捐三十萬疋之帛與數十萬引之鹽而使軍民獲生一方獲寧其爲利害

孰爲輕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茲特具以上　聞、菲乞蠲除科徵、但恐權奸沮撓、則異日之患、有不勝言者、伏惟閣下爲　天子之股肱、爲　朝廷之蓍蔡、諫則行而言則聽者也、萬望維持而施行焉、

寄劉太保翊　山西邊防

邊防一事、生之所職也、然未敢遽陳于　黼座、謹以瀆聰聽焉、生竊聞之戰不可數、戰數則民疲、兵不可分、兵分則勢弱、北虜自正統十四年以來、憑陵中國久矣、邊將懷奸不肯橫身以禦敵、毋虜寇小入、輒張

大以聞朝議遣出京軍以征之成功則同受陞賞僨事則有所推托此邊將之奸謀也數年來京軍凡幾恃京兵以援邊雖非善法亦可見當時京兵尚強也出而幾戰乎京軍出則虜退京軍歸則虜來是虜得亟肄以疲之之術也不知　朝廷置邊閫果何為乎使京軍疲於奔命而宿衛寡弱供饋煩苛得無可慮乎山西都司所屬官軍舍餘僅三萬餘人除分戍各邊者存老弱守城多者不滿千餘人少者數百而已生近閱視為之寒心今於奶河堡築城分山西精銳官軍三千以守之則三關戍守者亦有缺矣邊兵得

無益弱乎，況聞其地乏水泉，亦恐難守。宋徐禧水洛城之事，前車之覆轍也。未審獻策者亦嘗慮及此乎。生以一介書生，素不知兵，此二事皆心所未安，故以獻諸左右。

記

新建巡撫院記　南贛撫院

皇帝即位之七年，汀贛姦氓合爲寇，其始甚微，萑苻狗鼠之盜耳。郡縣有司無遠略，不急逐捕，其勢寖熾，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出剽掠，刼富室，

燔民居，掠刼藏，殺官軍，鬨然爲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驗而圖之，備其東則發于西，勦其南則竄于北。時鎮守江西太監鄧公原，暨巡按監察御史、布按三司議以爲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鄰境有司不肯協心故也。宜設巡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盜易平也。廼合辭以聞。皇帝俞其請，爰命大臣慎選方岳重臣有牧民御衆之才者以授之。得廣東左布政使金公澤，遂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俾巡撫江西，兼督閩廣湖湘之地，置司于贛，而

割江西之南安贛州建昌、福建之汀州、廣東之潮州

惠州南雄、湖廣之郴州隸焉。四省三司皆聽節制、

賜之璽書、許以便宜行事。公既至贛而贛舊無巡撫

治所、於是鎮守巡按三司諸公、謂公奉 勅巡撫一

方、兼督四省、事體至重、不可無建牙駐節之所、迺請

于 朝、命副使談君俊、叅議李公魁、鈎按府庫羨財、

市材僦匠、卽贛城中擇地、營之、前後堂五間、穿堂兩

廊、大門儀門廊廡各若干間、東左建寢室、又東則建

賞功所、大門之外、立撫安鎮靜二坊牌、屏墻之南、又

立三司廳以爲巡守兵備會議白事之所經始于弘治八年十月落成于明年閏三月宵堂峻宇高閎崇墉規制壯麗它鎭所未有也凡公政令之布賞罰之施皆在此諸帥出兵受律獻馘亦在此郡縣百司政有弛張亦必至此白之而後敢罷行焉而贛遂爲重鎭公既涖政盜遁奸葺兵民以安既而廣東守臣謂韶州地險民獷且於潮惠爲近宜以隷公 朝議皆以爲然遂以韶州俾公所轄公以贛有巡撫院實自今始以書屬喬新記之竊惟自昔帝王疆理宇內固

貴乎任用得其人。然亦必政令出于一。昔漢有西羌之警。命趙充國出鎮。雖強悍如辛武賢者。不得撓其策。宋有西蜀之變。命張詠出守。雖驕貴如王繼恩者。不敢拂其言。此二公所以能成功也。夫以數郡之地分爲四省。政令不一。心力不齊。安能成功乎。（益知近者不早設督臣爲失策也）聖天子納用群策。舉而付之於公。自東徂西。延袤數千餘里。皆受節制。 廟謨宏且遠矣。今 公祗奉 綸音。以節鉞鎮茲要地。朝下一檄而諸藩奔走恐後。夕馳一使而列閫罔敢差池。異時群盜屏息。四境晏然。豐功

偉烈銘彝卣而垂竹帛豈直追踪趙張二公而已哉

公字德潤由名進士歷中外所至有賢聲所謂有

牧民御衆之才者公眞其人也遂爲之記